

歷代佳人

風雅軼事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目錄

●三皇

女媧 鍊石補天

鸞女 馬頭娘

少娃 精禽填海

皇娥 窮桑雅樂

嫫母 德爲宮範

●唐虞

娥皇女英 湘妃血淚

●夏

女媧 塗山狐女

代佳人風雅軼事目錄

嫦娥 竊藥奔月

●商

簡狄 鳥卵懷孕

●周

延媧延娛 漢濱艷影

陶嬰 黃鵠悲歌

麗玉 篋篋引

老萊子妻 委畚諫夫

柳下惠妻 誅夫妙文

漆室女 悲歌憂國

一



3 1760 4243 4

116018

AS
242.1
20

羅敷 陌上貞歌

杞梁妻 痛哭傾城

韓憑妻 相思樹

貞姜 守符不渝

紫玉 此恨綿綿

韓娥 繞樑慘韻

楚昭王姬 自殺見志

樊姬 除肉諫主

虞姬 諫用詔佞

趙襄子姊 摩笄山

●秦

孟姜女 萬里尋夫

虞兮 一劍酬君

●漢

戚夫人 楚歌楚舞

緹縈 孝感除刑

李夫人 佳人難得

麗娟 迴風落花

阿嬌 千買金賦

卓文君 白頭吟

班婕妤 團扇詩

竇玄妻 歌以感夫

飛燕 石華睡

合德 溫柔鄉

合德 赤鳳起園

馮昭儀 當熊救主

昭君 千秋青冢

唐姬 苦節

蔡文姬 胡笳八拍

皇甫規妻 禮宗

●三國

貂蟬 連環妙計

孔融女 七歲就義

甄氏 女博士

薛靈雲 紅冰血淚

大喬小喬 江東絕色

甘后 玉人比潔

孫夫人 祭江殉主

郭后 前代宮人

潘夫人 愁攀恨黛

●晉

胡芳 此固將種

綠珠 金谷墮樓

風 詩以寄恨

謝道蘊 咏絮才高

劉令嫺 祭夫文

蘇若蘭 織錦迴文

●南北朝

潘妃 步步生蓮

張靜婉 掌上舞

衛敬瑜妻 孤燕詩

潘淑妃 妙計得寵

陰月華 枕邊玉馬

山陰公主 面首三十人

馮小憐 蛾眉傾國

靈太后 楊白花歌

張麗華 嫋娥

●隋

花木蘭 代父從軍

馮寶妻 錦織夫人

侯夫人 抱恨長終

吳絳仙 秀色可餐

紅拂 慧眼識英雄

●唐

徐賢妃 詩以解怒

某宮女 結今生緣

蔣順怡妻

冰雪心肝

慎三史

詩能感夫

薛媛

鏡裏圖形

同昌公主

帛可消暑

紅線

千里盜金合

碧玉

投井殉情

上官婉兒

秤量天下

張說女

妙悟詹事

梅妃

怨賦樓東

楊貴妃

馬嵬香土

虢國夫人

澹妝素面

盧夫人

剔目見志

永新女

高響入雲

劉圖容

雞聲斷愛

張巡姊

陸家姑

韓玫英

飲糞全節

盈盈

妙計移禍

李娃

俠妓濟人

玉簫

再世姻緣

霍小玉

慘遭薄倖

杜秋娘

紅顏白髮

薛瑤英

香姬

薛濤

女校書

孟才人

一聲何滿子

鶯鶯

爲郎憔悴

倩娘

離魂奇事

侯氏

迴文龜形詩

聶隱娘

女劍俠

荆十三娘

女古生

曹文姬

書仙

關盼盼

燕子樓

關圖妹

不櫛進士

錦雲

淚雨留君

荀灌

突圍救父

香娥

青娥屬使君

楊容華

楊道蘊

尹氏

明月井

魚玄機

情累

●五代

王凝妻

斷臂全貞

秦弱蘭

郵亭驛卒

梁意娘

有情眷屬

花蕊夫人

張仙

宵娘

金蓮舞

宋

高太后

女中堯舜

劉蘇哥

一死酬情

汝南王妾

小家碧玉

鄭文妻

寄夫詞

舒氏

思夫幽恨

聶勝瓊

送別新詞

鄭意娘

被劫不辱

歐陽修母

畫荻教子

鄧氏

竹扉節婦

琴操

改秦少游詞

春娘

李易安

可憐榆景

周子文

夢中噩耗

朱淑貞

斷腸詞

魏夫人

春痕寄詞

韓玉父

千里尋夫

蔣興祖女

題壁斷腸詞

梁紅玉

慧眼相夫

岳武穆母

刺背誠子

幼卿

佳句長留

劉燕哥

餞別佳句

劉鼎臣妻 綵花贈行

虞集母 口授子讀

易彥章妻 染淚修書

郭氏 妙語解頤

驛亭女子 一句詩成千淚垂

●明

徐君寶妻 斷魂夜夜岳陽樓

黃氏 寄外詩

王氏婦 清風嶺

葉小鸞 十歲聯詩

●元

李真童 青樓節女

戴伯詞 雙鴛冢

孫蕙蘭 彩雲易散

張紅橋 生離死別

余季女 才多命薄

王修微 東林女名士

管夫人 同衾同櫛

鄭妥娘 詞妓

程一甯 圓聚侯

翠微 江亭一夜緣

婁江妓

十年堅忍

南都妓

智藏關節

王媛

新詩化夫

秦良玉

忠貞節烈

馬湘蘭

千里情書

馬湘蘭

寄所歡詞

●清

謝氏婦

一劍清風

陳圓圓

圓圓曲

柳如是

紅顏對白髮

虞氏

只戴一天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目錄

香妃

異域美人

董小宛

才子情深

梅姑

美人命薄

秋瑾

女中豪傑

●民國

吳芝英

女鍾王

呂碧城

柔腸俠骨

小鳳仙

深情殉主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雲間 雅珮女史沈



◎三皇

女媧 鍊石補天

顓頊與共工氏爭。共工氏怒。頭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于是天傾西北。地陷東南。顓頊大恐。女媧氏始鍊五色石。上補青天。而天下安。

蠶女 馬頭娘

蠶女者。高辛氏時蜀酋女也。父爲人劫。逾年不反。女念父綦切。至廢飲食。其母撫之。因誓衆曰。有得父還者。以女妻之。部下人無能應。時父所乘馬尙留。聞言驚躍蹶蹶。絕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飲芻。父問故。母以誓

告。父以其馬笑置之。但厚其芻食。馬竟不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以爲常。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側。馬皮忽蹶起。捲女飛去。旬日得皮于桑間。而女已化蠶。食桑吐絲。且將成繭矣。父母悔恨不已。後人祠之。以爲馬頭娘云。

少娃 精禽填海

少娃黃帝女。泛海中途浪作。舟遂沒。少娃死。化小鳥名精衛。集于海濱。啣西山之木石。望海投之。

皇娥 窮桑雅樂

皇娥少昊金天氏之母。織于璇宮。嘗乘桴木而晝遊。歷窮桑。至滄茫之浦。與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嬉乎水際。奏便娟之樂。而忘歸。帝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浩茫茫。萬象廻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日着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答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

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生少昊。因號窮桑氏。亦號桑丘氏。

嫫母 德爲宮範

黃帝納醜女。使訓宮人。咸有淑德。號爲嫫母。

◎唐虞

娥皇女英 湘妃血淚

堯有二女。長娥皇。次女英。皆殊色。時舜有盛德。堯使二女監之。因嫁焉。舜即位。後二女遂爲妃。著淑德。旋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二妃號哭奔至。淚洒竹上。盡成斑斑。並殉焉。至今名以湘妃。竹曰湘妃竹。

◎夏

女嶠 塗山狐女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乃都攸昌。遂娶之。謂之女嶠。

嫦娥 竊藥奔月

后羿既篡夏祚。稱帝。求長生之術。遂得不死藥于海外。其妃嫦娥竊而吞之。白日仙去。奔止月中。化爲蟾蜍。羿不及追。大悔恨。思念不已。後人有謂姮娥。

○商

簡狄 鳥卵懷孕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于桑野。見黑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

○周

延媼延娛 漢濱豔影

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延媼。一延娛。皆絕色也。侍王側。搖塗修國所貢之丹鵲扇。輕風四散。冷然自涼。二女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方與王同舟。遂夾擁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漢之人思之。立祠于江湄。數十年間。人于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于水際。後人漢臯解珮之說。迨本是也。

陶嬰 黃鵠悲歌

寡女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孀。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以明己之不更二也。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

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麗玉 篋篋引

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越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墮河水而死。妻乃抱篋篋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云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渡河死。傷公。奈何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死。子高因其聲。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篋篋而寫其聲。因名曰篋篋引。

老萊子妻 委畚諫夫

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遣使請曰：守國之孤。願聘先生。老萊子諾之。妻曰：妾聞之曰：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委畚而去。老萊子乃隨而隱焉。

柳下惠妻 誄夫妙文

柳下惠妻美而能文。柳死，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還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云。

漆室女 悲歌憂國

魯人漆室女倚柱悲吟，鄰人曰：子欲嫁乎？女曰：予憂君老，太子少，豈欲嫁哉？自傷懷潔，爲鄰所疑，迺去之山林，見貞女廟，有女貞木，援琴而歌，自縊而死，數年魯果大亂。

羅敷 陌上貞歌

邯鄲秦氏女，名羅敷，嫁邑人千乘王仁。後仁爲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敷乃彈箏而作陌上桑歌以自明，歌曰：日

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桑蠶。採我城南隅。青絲爲籠繫。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目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帽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尙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二解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由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置千萬餘。十五府小吏。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質。鬢髮頗有鬢。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趙王聞之。以其貞而止焉。

杞梁妻 痛哭傾城

齊莊公鑿莒。莒將杞植戰死。其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莒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明月悲其姊之貞操。爲作杞梁妻歌。梁植之字也。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音節淒切。聞者淚下。

韓憑妻何氏 相思樹

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捕舍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其詞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俄而憑自殺。王強何氏登臺。遂投臺下死。遺書于帶。願以屍與憑合葬。王怒。使人埋之。冢相望而不並。一宿而文梓生於二塚。旬日間大合抱。屈曲體相連結。根交於下。尙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交頸悲鳴。宋人悲之。號其木曰相思樹。

貞姜 守符不渝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于漸台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而忘持其符。夫人曰：「往者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妾知留必死，然不敢棄約以求生，使者返命而水大至，女遂溺焉。」乃號之曰貞姜。

紫玉 此恨綿綿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結氣而死。重過而弔之，玉形現于墓側，顧重含淚，延頸而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命爲鳳凰，一日失雄，二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

韓娥 繞樑慘韻

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雒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樑，三日不絕。逆旅中或

有辱娥者。娥因曼聲悲哀。一里內聞者下淚。及娥復曼聲長歌。聞者歡忭。乃厚賂遣之。以故離門人多善娥之遺聲。

楚昭王姬 自殺見志

姬越王勾踐之女也。昭王講遊。越姬從王。謂姬曰。樂乎。願與生死共此。姬曰。君之樂游。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烏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將害王身。請移于將相。王曰。將相孤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之德言。妾請從王死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

樊姬 除肉諫主

楚莊王好獵。樊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

虞姬 諫用詔佞

齊威王卽位。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政。嫉賢妬能。虞姬謂王曰。破胡諛佞。不可

不退。王乃封卽墨大夫以萬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由是齊國大治。

趙襄子姊 摩笄山

趙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山。請代王。使厨人操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山。

◎秦

孟姜女 萬里尋夫

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而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爲製寒衣送之。至長城。聞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骨。滴血驗之。負而歸。至潼關。筋骨已竭。知不能生還。乃置骸岩下。坐而滂沱。事爲太子扶蘇。蒙括將軍所知。咸爲咽哽。並就詢之。姜從容曰。夫役于國。夫何敢辭。而夫婦深情。寧不

悲痛。夫今不生。妾何弗死。言訖。一慟竟絕。于是太子等皆紛然破淚。爲給鼓吹一部。以合葬。並表范杞梁爲左將軍。姜爲貞夫人焉。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後莆中黃世康爲撰孟姜碑。碑文甚長不具錄。

虞兮 一劍酬君

項王藉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有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軍敗垓下。諸侯兵圍之數重。夜間四面皆楚歌。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遇兮駒不逝。駒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和云。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吟罷涕不可仰。左右皆泣。項王亦泣數行下。謂虞曰。汝善事漢王。虞曰。妾聞忠臣不二君。貞女不二夫。請先君死。項王拔劍背而受之。姬遂自刎。後虞葬處。生草能舞。人呼爲虞美人云。

◎漢

戚夫人 楚歌楚舞

戚夫人善鼓瑟擊筑。高帝常擁戚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至泣下。夫人善爲翹神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爲後宮。齊聲高唱。響入雲霄。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爲言。帝思幾半日不語。嘆息懷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帝歌大風詩以和之。及留侯招四皓輔太子。帝指示戚姬曰。我欲易彼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姬涕泣。帝曰。汝爲我楚舞。我爲若楚歌。迺歌曰。鴻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翼已成兮。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兮。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兮。尙安所施。及帝崩。高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令春夫人春。已歌曰。子爲王母爲囚。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使誰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而子耶。召趙王如意。鳩之。夫人遂有人彘之禍。臨死時呼曰。願呂爲鼠我爲貓。生生世世食其肉。

緹縈 孝感除肉刑

淳于意有罪當刑。幼女緹縈上書。願自入官爲婢。伏父罪。文帝憐之。于是詔除肉刑。

李夫人 佳人難得

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善音。嘗于上前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與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即昌邑哀王。及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隨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子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

之。夫人遂轉向戲。歎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而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見顏色非昔。必吐棄惡我。尙何復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記兄弟也。旋卒。上以厚禮葬焉。圖其容于甘泉宮。諸兄皆尊官云。

麗娟 迴風落花

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于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阿嬌 千金買賦

武帝初封膠東王。數歲時。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乃指左右美女百餘人。皆去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答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公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既卽位。遂立爲后。時帝年十四也。後寵漸衰。遂並廢后。止于長門宮。后憂憤悲慟。聞蜀司馬相如有文辭。乃遣人賚千金。求爲作長門賦。叙其哀怨。上讀之歎息。復迎入宮如初。

卓文君 白頭吟

司馬相如嘗悅茂林女子。欲聘爲妾。文君作白頭吟四解。其一曰。皚如山上雪。皓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兩決絕。其二曰。今日斗酒會。明日溝頭水。躁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三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月。白首不相離。其四曰。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飜飜。男兒重意氣。何用泉刀爲。又與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尙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

人。兮。誓。于。淫。而。不。悟。旋。復。寄。詩。曰。朱。絃。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弩。力。加。餐。毋。念。妾。井。水。湯。湯。與。君。長。訣。相。如。見。之。乃。止。

班婕妤 團扇詩

班。婕。妤。左。曹。越。騎。尉。况。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爲。婕。妤。有。盛。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班。對。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名。賢。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似。乎。上。善。其。言。而。止。及。飛。燕。子。弟。用。事。語。其。咒。咀。考。問。之。對。曰。修。政。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小。臣。之。愬。如。其。無。之。愬。又。何。益。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供。侍。太。后。于。長。信。宮。作。紈。扇。詩。以。自。况。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竇玄妻 歌以感夫

漢竇玄字叙高。平陵人。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爲夫所棄。既寄書以別。并賦以歌。詞旨哀怨。時人憐而傳之。歌曰。皜皜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飛燕·石華唾

飛燕與其妹合德共坐。飛燕誤唾其袖。合德曰。姊唾染衣。紺碧正似石上花。雖令尙方爲之。未必能此。乃號爲石華廣袖。

合德·溫柔鄉

飛燕之妹合德。並擅姿麗。樊嬃進言于帝。于是召入宮。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合德新浴。沈水鄉。爲卷髮號新興髻。爲瑩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帝愛之。遂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于是鄉足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又 赤鳳起鬪

飛燕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合德。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爲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對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禮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嬪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寢。使合德擁姊背時耶。今日垂得貴。且勝人而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感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鷄釵。爲昭儀替髻。乃罷。帝爲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對曰。后妒我耳。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

馮昭儀 當熊救主

元帝幸虎圈。忽有熊逸出攀檻而上。馮昭儀乃挺然直前。當熊而立。及左右格

殺熊。上問熊奔人皆懼。汝何獨前當。昭儀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犯御座。故前當之。帝由是益加敬重。

昭君 千秋青冢

昭君字嬀。南郡人。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或云昭君者。齊國王穰女。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王皆不許。乃獻元帝。時宮人既多。帝造次不能別房幃。乃令畫工圖之。披圖召幸。他人往往行賂多得進。昭君自恃其貌。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會單于匈奴來朝。求美女爲闕氏。帝勅以宮女賜焉。昭君入宮數載。未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單于。臨辭大會。帝召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重失信於異域。遂與焉。昭君戎服乘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爲書報帝云。臣妾幸得備禁。爨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遂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

自憐獨惜國家黜涉移於賤工南望漢關徒增愴絕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憐之帝得書迴思昭君不置爲誅畫工毛延壽等昭君又有怨詩云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旣得生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口口志念沒沈不得顏顏雖得美食心有徘徊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阿水泱泱父兮母兮道悠且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昭君生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胡法父死則妻其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爲胡爲漢世遠願爲胡昭君乃吞藥自殺胡地草皆黃惟昭君墓草獨青後人稱爲青冢。

唐姬 苦節

唐姬者漢廢帝弘農王妃也靈帝崩子辯立董卓廢之置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醢王曰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之乃與姬及宮人飲畢酒行王悲歌曰天

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悲兮。后土頹身爲帝兮。命天催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何。獨心中哀。歌竟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氏妻。幸自愛。從此長辭。遂飲醕死。時年十八。妻歸潁川。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催破長安。抄關東得姬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明。尙書賈詡知之。白獻帝。帝感愴。迎姬至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

蔡文姬 胡笳十八拍

文姬名琰。六歲時。即能解琴理。父邕夜鼓琴。絃絕。琰聞之曰。第二絃。邕又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及長。雅善鼓琴。一日邕復鼓琴。斷一絃。琰諫。父母出以避禍。邕不聽。乃爲王允所殺。文姬遂亡胡。作胡笳十八拍。胡人聞之。咸臨風而涕。後爲魏文帝千金贖歸。文姬乃還漢云。

皇甫規妻 禮宗

安定皇甫規妻者。規更娶之婦也。善屬文。能草書。規卒時。妻猶盛年。容色殊艷。董卓聘以駟輜乘馬。奴婢錢帛充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海內風靡。何有木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董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趨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軌。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爲禮宗。

◎三國

貂蟬 連環妙計

貂蟬。王司徒允之侍妾也。司徒閱帝室之衰微。謀所以誅董卓之策。爲貂蟬窺

悉。乃慨然自任。願以身救國。司徒樂與之謀。遂設連環美人之計。以間董卓。呂布之心。布故卓之心腹也。數月間。貂蟬周旋離間。卓布遂視如仇敵。司徒乃與布同誅卓。卓遂伏斧鑕。於是天下人心大快。蟬自卓死後。遂歸布。及布白門兵破。同爲曹操所殺。

孔融女 七歲就義

孔融得罪於曹操。被誅。搜家中。男九歲。女七歲。同寄他舍。有遺肉汁者。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暇知肉味乎。今日乃延頸時也。及見操。女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甄氏 女博士

文帝后甄氏。幼聰慧。九歲卽喜書。輒用諸兄筆硯。兄言當作女博士耶。對曰。古賢女未有不覽前代成敗者。及長。容光煥燦。見者無不目眙。文帝娶於軍中。卽

位後拜爲皇后。

薛靈芸 紅冰血淚

靈芸常山人。父名業。爲鄆鄉亭長。母唐氏。隨業舍於亭傍。居生貧窶。至夜每聚鄰婦績。以麻藁自照。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閭中少年。多以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入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卽如紅色。旣發常山。至京師。壺中淚。悉凝結成紅冰矣。入宮寵愛。一時無二。芸又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幃重幄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帝嘗稱異。宮中號曰針神。

大喬小喬 江東絕色

江東喬公有二女。曰大喬小喬。並有殊色。大喬嫁於孫策。小喬嫁周瑜。曹操築

銅雀臺嘗欲以二喬實之。可以見其芳名之重矣。

甘后 玉人比潔

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當極貴。及長。體貌特異。年
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妍。先主召入。致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
河南獻玉人高二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
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况爲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
相惑亂。髮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

孫夫人 祭江殉主

孫權有妹嫁於先主。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
入心中常凜凜。後先主崩於白帝。夫人方在江東。聞信後悲感特甚。托祭夫自
投於江。後人稱爲幟幟夫人云。

郭后 前代宮人

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言皆有條緒。

潘夫人 愁顰恨黛

吳主潘夫人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儻。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神女。敬而遠之。有聞於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容。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曰。此神女也。愁貌尙能感人。况在歡樂。乃納於後宮。果以姿色見寵。夫人嘗與主游釣台。得大魚。主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有憂。當以爲深戒。至於末年。漸相譖毀。果見離退。人謂夫人爲知幾云。

◎晉

胡芳 此固將種

武帝胡貴嬪名芳。鎮軍胡奮女也。初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對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每有顧問。不節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有專房之寵。帝嘗與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於是慙謝。

綠珠 金谷墮樓

綠珠者。姓梁氏。白州博白縣雙角山下人也。美而艷。越俗以珠爲上寶。綠珠之字繇此。時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聞綠珠名。以眞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以館綠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崇自製明君歌以教之。又製懊惱曲贈焉。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毅然作色曰。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見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復返。崇竟不

納秀怒。乃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固止之。遽墜樓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云。

飄風 詩以寄恨

石季倫所愛婢名飄風。以恣態見美。能別玉聲。觀金色。石氏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使飄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十人。飄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後。當以女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及飄風年至三十。少年者爭嫉之。競相誹毀。即退飄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口烟還自低。鄙退豈無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強。石氏房中並歌此樂曲。至晉末未止。

謝道韞 咏絮才高

謝安女姪道蘊才思高逸。天雪。安命賦詩。姪謝朗曰。撒鹽空中。羞可擬。道蘊起咏云。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喜曰。柳絮才高不道鹽。後適王凝之。時有濟尼者遊於家。謂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之風。

劉令嫻 祭夫文

令嫻。孝綽之第三妹也。孝綽三妹。並有才學。而令嫻尤清拔。適東海徐悱。悱爲晉安郡掾。喪還建業。令嫻爲文以祭。備極哀痛。有電碎春紅。霜彫夏綠等句。時父勉方欲作哀詞。及見此文。乃閣筆。

蘇若蘭 織錦迴文

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賢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見精明。儀容嫵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姓近於急。頗傷妒嫉。滔有寵姬趙陽台。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室。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

辱。滔深以爲憾。陽台從而讒毀。滔惑之。及滔鎮襄陽。邀同往。蘇氏忿不與偕行。滔携上下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縈心耀目。其錦縱橫八寸。題詩二十三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人不能盡通。遂發蒼頭至襄陽。滔省覽錦字。感其慧心。因送陽台之關中。而具車從如禮。邀蘇氏歸於一室。恩好逾初。蘇氏著文詞甚夥。隋季喪亂。文詞遂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不絕。

◎南北朝

潘妃 步步生蓮

東昏侯寵妃潘氏。貌美善舞。嘗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也。

張靜婉 掌上舞

羊侃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

衛敬瑜妻 孤燕詩

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瑜亡。截其耳。誓不再嫁。戶有燕巢。雙燕乘春時去來。頽頽。一日燕忽孤飛。女乃以紅絲縷繫其足。以誌明春。度歲後。燕復來。則翩然。隻影。足上紅絲猶存。女悽然感喟。而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

潘淑妃 妙計得寵

宋文帝於宮中好乘羊車。潘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密令左右以鹽水洒地。車過。羊每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况人乎。於是愛傾後宮。

陰月華 枕邊玉馬

宋沈慶之。每夜馬廄。輒驚見一白駒。以繒縛腹。超軼如飛。掩之不及。入閣內。問

內人惟愛妾陰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則置枕下。夜每失所在。旦則如故。沈頗嗟異焉。

山陰公主 面首三十人

山陰公主宋武帝女。廢帝妹也。通何戡。戡少美麗。動止與褚淵相慕。時號爲小褚。公主性淫亂。廢帝愛之。時與同輦出入。主謂上曰。妾雖不才。與陛下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何太不均。帝爲置面首三十人。褚淵亦與焉。主尤愛慕之。閉之閣中。備見逼迫。淵不從。主曰。公鬚眉如戟。何無丈夫氣。淵以死自誓。乃得免。

馮小憐 蛾眉傾國

馮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又曰淑妃。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立爲左皇后。同席並馬。願與共生死。於朝事日廢。

天下五解。周師之取平陽。帝方獵於三堆。晉州聞警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北齊以是敗。國亡後帝亦遇害。周武帝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嘗彈琵琶。弦中斷。因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腸絕。應看膝上弦。吟罷。悽然長涕。殆猶懷故主之情也。

靈太后 楊白花歌

靈太后胡姓。司徒國珍之女。能射中針眼。初爲尼。頗能講道。宣武帝召入掖庭。立爲后。時武都人楊白花。少有勇力。而貌雄偉。太后偏通之。白花懼及禍。率其部曲奔梁。易名華。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其辭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闈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張麗華 嫦娥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後主之寵妃張麗華。貌麗如花。髮長七尺。光可鑑人。嘗於臨春閣。覩粧望之。飄飄若仙。後主爲造桂宮於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罽毼。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桂樹。一下置藥杵。白使馴一兔。麗華被素桂裳。梳凌雲髻。獨步於中。謂之月宮。帝呼麗華爲嫦娥。

◎隋

花木蘭 代父從軍

木蘭嘗代父征戎。行軍十年。人無能辨。及歸不受爵賞。樂府有木蘭詩。傳其事。

馮寶妻 錦織夫人

馮寶妻洗氏。爲南國首領。撫循衆部。隋文帝封石龍夫人。戰則張錦織自衛。垂寶臙。軍中號爲錦織夫人。至老身未曾敗。年八十終。

侯夫人 抱恨長終

湯帝建迷樓。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進。湯帝得感詩三首。其一曰。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其二曰。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其三曰。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又有粧成詩云。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又遣意云。秘洞遍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又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晒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所愛惜。自待却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我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亦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讀詩。反覆感傷。往視其屍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命遣汝擇後。

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乃令廷輔下獄。賜自盡。

吳絳仙 秀色可餐

煬帝行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登鳳舸。虎殿脚女吳絳仙。且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絳仙下嫁玉工萬羣。故已之。擢爲龍舟首櫂。號曰崆峒夫人。繇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空官吏。日給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值千金。每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絳仙獨得真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言秀色若可飧。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櫂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牀艷落梅。將身倚輕櫂。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宮。有郎將自瓜州進合歡果。帝令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絳仙拜賜。私附紅箋上進。詩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爭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歎曰。

眞女相如。不獨貌也。時越溪進光綾。綾文特起有光彩。帝獨賜司花女。泊絳仙他姬莫預也。

紅拂 慧眼識英雄

紅拂姓張氏。楊越公家妓也。貌美而有雄才。能識士。嘗於越公座上識李衛公。遂以宵從。遁太原途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張氏立牀前梳洗。髮長委地。衛公就廐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髻如虬。乘蹇驢。止爐前。投其革囊。取枕欹臥。看張梳頭。衛公怒甚。然猶未決。仍刷其馬。張氏熟視久久。以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梳頭畢。襜褕前問姓氏。客答曰。張姓。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虬髯者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食所。煮羊肉。與談天下事。愜甚。虬髯公言太原有奇氣。當有奇人。我往訪之。遂與訂期會。飄騎而去。衛公訝然。後人遂稱爲風塵二俠云。

◎唐

徐賢妃 詩以解怒

徐孝德有女名惠。八歲能文。父使擬離騷。爲小山篇云。仰幽巖兮留盼。俯桂枝兮凝想。將千齡兮此遇。君何爲兮獨往。太宗聞之。召爲才人。一日太宗召妃未至。帝甚怒。妃進詩曰。朝來臨鏡台。粧罷且徘徊。千金買一笑。一召詎能來。太宗霽容謝之。

太宗時宮女 結今生緣

唐太宗時。運衣與戍卒。令宮人疊綿。宮人有留詩於綿中者。其詩曰。含淚仍添線。多情更着縣。今生諒已過。重結後生緣。戍卒得衣。呈詩入京。太宗詢得其作。詩宮人乃曰。爾謂結後生緣。朕爲爾結今生緣。遂以宮人賜於卒。

蔣順怡妻 冰雪心肝

蔣順怡妻周氏。新婚逾月而夫死。周氏矢志不嫁。其公姑以其年少。欲改嫁之。周氏作詩曰。瑤池古冰雪。爲妾作心肝。死者倘復生。剖與良人看。公姑知其志不可奪。遂止之。後周氏守制歿。

慎三史 詩能感夫

唐毗陵女名慎三史。嫁嚴瓘夫爲妻。十年無嗣。欲出之。慎留詩爲別云。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晌間。便挂征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瓘夫見詩後。心爲感悔。復好如初。

薛環 鏡裏圖形

濠梁人南楚材者。遊於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女妻之。楚材家故有妻。以受知於穎。牧。遽諧之。遣僕歸取琴書。似無旋返意。其妻薛環善書畫。妙屬文。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

顏。索。寞。漸。覺。鬢。彫。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得。之。悔。愧。交。集。遂。還。偕。老。

同昌公主 帛可消暑

同昌公主高宗女也。一日大會韋氏族。玉饌方列。時夏日暑氣方盛。公主有澄水帛長八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以水蘸之。掛於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纈。蓋帛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

紅線 千里盜金合

紅線薛嵩家之青衣也。慧美能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故曉律。乃曰。如汝所言。召而詢之。曰。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遂令其歸。嵩嘗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有隙。勢且大裂。嵩日夜焦鬱。咄咄自語。紅線窺知其意。乃慨然自任。以解

主憂。嵩驚疑未決。蓋不知其異人也。是夜初更。紅線飾其行具。梳烏鬢。貫金雀釵。衣紫綉短袍。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倏然而逝。嵩閉戶飲酒。有頃曉角吟風。一葉墮落。驚而起。問則紅線迴矣。嵩喜慰。問曰。事偕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嵩復問曰。無殺傷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初承嗣於夜中失其牀頭金合。疑爲夜侍所竊。方大索軍中。人心咸懷憂懼。紛擾間。而嵩使者至。出金合呈承嗣。並一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卻。田奉承之餘。驚怛失次。遂厚遣使者。明日復專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雜珍異等。以獻於嵩。自修書道罪。立毀前約。使兩不相犯。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魏城距潞有七百里。而紅線以初更行。倏忽抵魏。入田帳中。探牀頭金合。雖貔貅百萬。列侍千人。如入無人中。竟不一覺。比出城西門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

往喜還。不覺已逾五六城。及還潞。纔破曉時耳。其術之神。可以駭矣。嵩於是益愛重。一日紅線欲辭去。嵩留之。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讀神農藥書。以救人災。里有孕婦患蠱癩。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迺爲陰力所誅。陷爲女子。而居賤隸。幸生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且前此至魏之功。亦復匪小。一舉而保兩地。城池全數百萬生靈。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固可以贖前罪。遂其本來。是以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固留不聽。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歌以送之。座客冷朝陽者。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歌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隨亡所在矣。

碧玉 投井殉情

武后時補闕喬知之。有婢曰碧玉。美而善歌舞。知之教之讀書。善記識。年及笄。尚不爲議婚。時武承嗣驕貴。借教歌舞。遂不還。知之思念成疾。作綠珠怨。寫以縑素。厚賂閹奴。密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意氣雄豪非分里。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難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碧玉得詩悲泣。投井死。承嗣於裙帶上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遂以殺焉。

上官婉兒 秤量天下

上官昭容名婉兒。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歸。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汝耶。昭容嘔啞如應曰。是。

張說女 妙悟詹事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爲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搢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梅妃 怨賦樓東

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此爲志。父奇之。名以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筭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及東都宮人。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同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愛梅成癖。所居闌檻。悉值數株。上榜曰梅亭。花開時。妃徘徊嘆賞。夜分尙戀不忍去。上以其所好。戲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等賦。上嘆賞不已。上嘗與諸王集。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上復曰。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悞勝陛下。設

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故無疏意。而二人相嫉。至避路行。上頗笑之。太真心忌而智。妃性柔緩。以是竟爲楊所勝。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行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看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至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逕回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小黃門。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深乎。使者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哂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嗣後

寂居上陽。怨抑無聊。嘗欲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以回上意。力士方奉太真。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迺蘊恨積淚。自作樓東賦。畧曰。玉檻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髻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若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曰。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一日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乃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作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詩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亦始此。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以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者。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

但不活耳。有詩題其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蒙霧露狀。泫然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隨令人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酒糟，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諫之，以妃禮易葬焉。

楊貴妃 馬嵬香土

貴妃楊姓。宏農華陰人也。生時臂有玉環，鑄太真兩字，遂名玉環。父元琰，早孤。養於叔父家。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册爲貴妃。進見之日，奏霓裳

羽衣曲。是夕上授金釵鈿合。於是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名得寶子。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父元琰擢爲兵部尙書。母李氏涼國夫人。一門朱綬。悉列朝貴。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諠浪。巧會旨趣。每入宮。移晷方出。一日。妃以妒忤上旨。放出。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高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遂悅。自是寵益隆。起動與妃共。後妃以竊吹寧王紫玉笛。復忤上。因復放還。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翦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初。妃之出也。上憮然。爲鬱鬱無偶。韜光乘之。以髮搭於肩。上而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嗣後益加嬖。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年九月。結實。宣賜宰臣。時羣下悉表進賀。果中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

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妃生於蜀。故嗜荔枝。聞南海產者尤勝。惟經宿則無味。於是千里馳驛以進。唐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卽咏此也。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幽陵。明年六月。函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軍中以國忠與蕃人謀叛。卽合諸軍圍驛。殺國忠并男暄等。上乃出驛門。勞六軍。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截斷。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歛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以羅巾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號悲涕不已。

虢國夫人 澹妝素面

虢國夫人貴妃之姊也。貌豐美而善譚。每得明皇意旨。於是恩寵一時。大治第宅。富麗豪華。王侯不能奪也。出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每自銜美豔。不施脂粉。素面朝天。當時杜甫詩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見至尊。明皇賜賚窮極珍異。使騎絡繹於道。後祿山叛變。長安陷。夫率人家衆。先至陳倉之官店。及國忠誅聞。縣令薛某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向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皆有之。血凝其喉。遂死。

盧夫人 剔目見志

盧夫人房元齡妻也。元齡微時。病且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

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明無他念。元齡愈禮之終身。

永新女 高響入雲

開元中內人許子和。永新樂僂女也。入宮因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明月。喉嚨一聲。響傳九陌。一日於花萼樓。永新舉袂狂歌。四座側耳。寂若無人。

劉國容 雞聲斷愛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鷄聲之斷。夜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誦諷焉。

張巡姊 陸家姑

張巡姊嫁於陸氏。善武藝。能騎射。出師輒克捷。人無敢當。軍中因號陸家姑云。

韓玖英 飲糞全節

韓重成女玖英遇賊。執之。賊欲犯。玖英乃自投於糞穢中。以口飲糞。賊義之。曰。烈女也。遂捨去之。

盈盈 妙計移禍

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一時會客者。病。固官子之爲。千牛者。父遣往。問。遂爲盈盈所私。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索之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迄未見形跡。因問近曾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詔。於是將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謂曰。第不可言在此。若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轡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此勢不繇已。決無患矣。旣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魏溥妻房氏 割耳納棺

魏溥妻房氏年十六溥病將危顧謂妻曰死不足恨但痛老母家貧赤子孤幼抱恨於黃墟耳言訖而卒及大殮房氏操刀割雙耳內之棺中流血滂沱姑哀懼輟哭問故房答曰不幸蚤寡恐父母未諒妾心以此自誓慰良人於九京也

郭令公妾 棄寵爲尼

郭令公有愛姬薛氏請爲尼令公從之白樂天贈以詩曰栢子煙清熏玉骨梅花月冷映冰姿此生滅却紅塵夢一點禪心伴玉麈

杜羔妻 詩以諷夫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屢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轉迴去由是發憤攻書竟登第

牛應貞 眠中講義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慧。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數百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父方擬受之。夢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終智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其父驚駭。數呼之。多不答。覺而問之。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眠熟。與文人談論。皆古之知名者。或稱王弼。鄭元。王衍。陸機。往來答難。議論蠶起。往往數夜不已。又夢製書而食之。每夜食數十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賦頌。所著書曰遺芳。年二十四而卒。

李娃 俠妓濟人

沂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與常州刺史榮陽公之子某生愜。佚其姓氏。初生年弱冠。雋朗有詞藻。迴然不羣。爲時輩所推伏。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

駒也。應鄉賦。父乃盛其車馬資費。謂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且備一載之用。以豐爾給。將遂其志也。生時亦頗自負。抵長安。遊於東市。道經平康之鳴珂曲。見朱扉半啓。一絕代美人。方凭雙鬟。倚門而眺。生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將候從者。勅取之。數日於娃。娃亦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生返寓後。若有所失。忽忽不樂。於是密徵其友訊之。知爲狹邪女也。惟女所遇皆豪戚貴族。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生曰。苟事諸。何惜百萬。他日乃盛服往。旣至。侍兒啓扇。生詢之。侍兒不答。馳入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聞聲大悅。遽整粧易服。出明眸皓婉。舉步艷冶。生驚喜。莫敢仰視。叙寒煥。觸類妍媚。生悅甚。設饌後。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告娃曰。遇卿後。心常勤念。雖寢食未嘗捨。娃答曰。心亦如之。於是兩情益浹。明旦生盡徙其囊橐。入居李宅。屏跡戢身。日與倡優狎。不數月而囊空。不得已鬻其駿乘及僕。娃之母漸以生疏。而娃情益篤。一日娃母假

酬神。遂棄生挈娃遁。迨生知已不及隨矣。恚怒怨懣。三日遂病於逆旅。甚篤。邸主懼其不起。徙於凶肆之中。旣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執役於肆。習人哀歌。盡其妙。時長安二凶肆。方以互爭勝負不相下。乃約期角技。至日長安人觀者空巷。生於是曼聲歌。薤露之章。清越幽感。響振林木。曲未終。聞者咸歔歔掩泣。因而獲勝。事爲生父所知。遂捉持歸。責曰。志行若此。辱吾門第。何面目以復相見也。遂於曲江西杏園。去其衣服。鞭馬鞭數百。生不勝而斃。父棄之去。旋卽稍蘇。人有以葶筒灌勺飲。遂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處。皆潰爛。匍匐道周。乞人餘食以充腸。衣縑縷如懸鶉。夜入糞壤。晝則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出乞。呼聲甚苦。見者莫不悽惻。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有一門獨啓。左扉。蓋娃之第也。而生不知。連聲疾呼。饑凍之餘。音愈淒切。娃自閣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類。娃愴然曰。豈非

某郎也。生憤懣悲涕。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拖其頸。以繡襦擁歸。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娃母見之大駭。命逐出。嬰歛容却睨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嘗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室。不逾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令其矢志。不得齒于天倫父子之間。至困躓如此。天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本末。禍將及矣。欺天負人。鬼神不佑。無自貽殃。且某爲姥子。迨今二十歲矣。計其貲奚啻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再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乃許之。女給姥之餘。有百金。因稅一隙院居焉。日以湯粥參茸。以通其腸。潤其臟。經月而復。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上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入典墳之肆。費百金。載而歸。令生斥百慮。晝夜讀書不息。娃則偶坐宵分。未嘗倦。如師傅焉。二歲

而業大就。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生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徽菴敬羨。娃曰。猶未也。秀才苟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更不侔于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某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參軍。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顧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贖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死。娃固辭不從。而請益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劍門。當令我回。生諾。月餘方抵劍門。生父亦由常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生因投謁。相見時。撫背痛哭。曰。吾與爾父子如初。詰其由。大奇娃。問安在。對曰。送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於是命駕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他日命媒氏以六

禮迎之。娃既備禮。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數歲後。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其後生累遷清顯之任。娃封沂國夫人云。

玉簫 再世姻緣

西川節度使韋皋。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皋。而恭事之。禮如父。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十歲。常令祇事。韋兄玉簫亦勤於奉應。二載後。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居僧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應奉。玉簫年稍長。因而有情。時廉吏陳常侍。得韋季父書。請發遣歸覲。廉遺以舟楫服用。恐淹留。即命蒿工啓程。韋昏瞑拭淚。裁書以別荆寶。荆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悲喜相集。寶命青衣往從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年。多至七年。當來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並詩一首。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

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方韋別後。恩愆竟忘。玉簫數年後鎮蜀。到府三日。訊鞠獄囚。而荆寶適以事陷冤獄。韋爲之盡力營救得免。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留約七載。旣逾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玉簫留贈玉環詩曰。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淒嘆。歸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君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日內便當托生。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生死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瀘夔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名。觀之乃眞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曰。吾乃知存沒之分。一

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霍小玉 慘遭薄倖

霍小玉故霍王小女。幼慧美。王甚愛之。母曰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資財。遣居於外。易爲鄭姓。人亦不知其王女也。與隴西李益。愜定情之夕。備極戀愛。至中宵。玉忽流涕。曰。妾本賤質。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于仁賢。但慮一但色衰。思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李生不勝感嘆。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于是宵起立約於縑素。言懇而切。自爾婉孌相得。二年春。李益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四月將之官。玉別益。淒然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兄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頸。欲自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

忽發此辭。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方二十二。遠君壯室之秋。猶有八載。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宿昔之願。於此足焉。生感且愧。爲之流涕。約言至華州。便遣使奉迎。遂別。到任旬日。生母爲訂表妹盧氏婚約。盧故甲族。生又畏母。竟不敢抗。初玉自別益後。逾期無音信。卜筮問神。無一不至。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生雖絕女。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遣親知。窮其資財。亦渺消息。往往私令侍婢鬻衣飾。使人探詢。聞者嗟之。益有重表弟崔允明者。性長厚而直率。每得信必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賞給之。崔感玉刺骨。及益復來。長安知益事。以緘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於是遍託親友。多方召致。不得。日夜涕泣。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由因。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知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者。皆怒生之薄倖。時已三月。益偕友五六人。詣崇敬寺賞牡丹。忽有一

豪士來。強邀往舍。小酌。生等不能却從之。及抵。則玉宅也。益方欲遁去。爲豪士所挾而入。初小玉夢有豪士挾生入。使玉脫鞋。驚寤告母。復曰。鞋者諧也。夫婦得再合。脫者解也。既合會當永訣。由此以徵。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即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頗驚虞。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歛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相見時。含怒凝視。不一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掩袂還顧。李生坐皆歛。豪士爲治酒饌。陳設後相就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舉杯酬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飲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泣。數聲而絕。母舉屍置生懷。令喚之。已不復蘇矣。

杜秋娘 紅顏白髮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當取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錡叛滅。籍入宮。及放歸。已頽然白髮矣。杜牧過金陵。感其窮且老也。爲作杜秋娘詩云。

薛瑤英 香姬

薛瑤英。唐元載之妾也。初瑤英幼時。其母以香啖之。故肌肉悉美。笑語生香。善歌舞。元載愛之甚。楊炎贈以歌曰。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香生笑語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薛濤 女校書

薛濤者。不良家子也。八九歲知音律。卽能詩。後韋臯鎮蜀。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號爲女校書。與諸名士唱和。暮年屏居浣花溪。着女冠服。作詩五百首。王建贈之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

不如。

孟才人 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唐武宗宮中有孟才人善歌舞上頗寵之每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淚下。

鶯鶯 爲郎憔悴

鶯鶯既委身於人張君瑞亦有所娶張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出張怨念之誠動於色鶯鶯知之潛賦詩一章寄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然卒不之見也數日張生將行鶯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

倩娘 離魂奇事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交。無子。有二女。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之。每曰。他日當以倩娘妻。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發於寤寐。家人莫知之。既而鑑將許倩娘於賓僚某。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行聲甚速。至船問之。乃倩娘也。徒行跣足而入。宙驚喜欲狂。執手問從來。倩泣曰。君深情如此。父且欲奪我志。我不忍背君。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料。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數月至蜀。凡五年生二子。與鑑絕音息。倩娘時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從君。向今五載。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毋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曰。倩娘病在閨中。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大驚。使之驗人。果如其言。顏色

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乃驚報。鑑。閩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合爲一體。

侯氏 廻文龜形詩

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綉回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之。詩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粧。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綉就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天子感之。放揆還鄉。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焉。

聶隱娘 女劍俠

隱娘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欲取去。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及夜果失。搜之無影響。父母每思之。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忽。

不見。由是隱娘能白晝刺人。無能知覺。鋒問其術。隱娘告爲尼所教。奇誕驚異。鋒聞後懼甚。每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不敢詰。因亦不甚憐惜。鋒卒。魏帥知其名。聘爲左右吏。數年後。魏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睦。使隱娘賊其首。許帥能神算。知其來。預令牙將迎候之。隱娘於是曰。劉僕射真神人也。不然何以動召。乃舍魏而就劉。是夜魏遣精精兒來。隱娘知之。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良久一人自空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堂下。以藥水化之。使毛髮無存。復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術人莫能知。鬼不能躡其蹤。入虛滅影。隱娘不能超其境。唯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蠶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鷗。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一更已逾千

里矣。視玉果有七痕。劉於是厚禮之。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至柩前。慟哭而去。

荆十三娘 女吉生

唐進士趙中令。家居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禪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義氣耗荆娘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大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慨。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與妓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曹文姬 書仙

歷代佳人風雅故事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曰。
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天。莫怪濃香熏骨膩。雲衣曾惹御爐烟。

關盼盼 燕子樓

徐州張尙書建封。有愛妓關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尙書旣歿。舊第中有小樓。
名燕子。盼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十年。有詩三首。其一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
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其二云。適看鴻雁岳陽回。
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其三云。北邙松柏鎖愁
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絕。紅袖香消二十年。白樂天愛其詩。和之
曰。滿窗明月滿廉霜。被冷香銷拂臥床。燕子樓中更漏永。秋宵祇爲一人長。今
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細帶羅
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即潛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又十年。又贈絕句。封

之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我公薨後。妾非不能死。恐千載之下。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乃答白公詩曰。自守空房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深人意。訝道泉台不去隨。旬日不食而死。

關圖妹 不櫛進士

關圖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皆盡其妙。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錦雲 淚雨留君

金陵教坊妓錦雲者。能詩善鼓琴。與文士傳春眷愛。春受誣繫獄。脫簪珥爲餽。春戍遠方。欲隨行。春力止之。錦雲贈詩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淚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聞者悲之。

荀灌 突圍救父

荀崧爲襄陽太守。爲社會所圍。力弱食盡。崧小女灌。年十四。率勇士突圍夜出。求救於周訪。圍乃解。

香蛾 青蛾屬使君

唐趙嘏有美妾名香蛾。嘏爲吏京師。會上元節。妾往鶴林遊。慕帥見之。取爲己。有明日蛾歸。以詩達帥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台去。作不歸雲。當時聞有沙。曉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聞而還之。

楊容華 楊道蘊

楊盈川有姪女曰容華。能詩。嘗賦新粧五言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台。盈川聞而喜曰。吾家道蘊也。

尹氏 明月井

周沔妻尹氏。早沔死。公姑偏之。別嫁。尹氏乘月投井。嚙指滴血。書井欄曰。天上月明。井底水澄。吾死此井。水月同清。後人目其井爲明月井。

魚玄機 情累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旣傾國。思更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在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傑所調。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其詩之佳者。有綺陌春望。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理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凡此諸聯。皆爲一時所稱。道機有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迨暮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因不舍戀戀而去。客故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裸而答百數。旣而委頓。以盃酌水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

珮臨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正真。翹今且斃於毒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誓不蠢然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也。言訖氣絕。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客有洩於後庭者。見青蠅數十。集於瘞上。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淚且腥。客出竊語其僕。僕兄爲府衙役。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因呼數卒攜挿具。突入機院發之。綠翹貌如生。遂擒玄機。送京兆府吏詰之。伺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以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他不具錄。

◎五代

王凝妻斷臂全貞

王凝爲虢州司戶。卒於官。妻李氏攜其幼子。負遺骸以歸。過開封府投宿。主人不之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大慟曰。此手乃爲人執耶。豈可以人執之手。併辱

我身卽引斧斷之。投其臂於地。一時路人咸爲不平。開封尹聞之。乃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

秦羽蘭 郵亭驛卒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穀至果如所言。熙載曰。陶奉使非端介者。其守可槩也。乃密遣妓女秦羽蘭。詐爲驛卒。女敝衣竹斂。擁帚灑掃。穀因與通。作風入松詞贈之。曰。好因緣。惡因緣。抵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祗益相思。知音少。待得鸞膠續。舊絃。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陶清心堂。命玻璃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羽蘭歌前詞以侑酒。陶於是大沮。卽日北歸。

梁意娘 有情眷屬

五季周時。瀟湖梁公女。名意娘。與李生有姑表親。李往來甚熟。因中秋玩月。與

意娘潛通。戀戀不去。久之事露。舅怒逐之。繇是阻隔。二霜時遇。秋日。意娘作歌寄曰。花花葉葉。落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欲斷兮。腸欲斷。淚珠痕上。更添痕。我有一寸心。無人共。我說願風吹散雲。訴與天邊月。攜琴上高樓。樓高月華滿。相思彈未終。淚滴琴絃斷。人道湘江深。未抵相思半。江深終有底。相思無邊岸。君在湘江頭。妾在湘江尾。相思不相見。同飲湘江水。夢魂飛不到。欠惟一死。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長相思兮。長相思。短相思兮。無盡極。早知如此。掛人心。悔不當初。莫相識。李生得歌悲咽。因托人進公曰。令愛才華。賢甥文藻。天生佳偶。幸未議婚。公不若妻之。以塞外議。公乃許焉。

花蕊夫人 張仙

徐匡璋納女於蜀主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謂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翻輕也。又號慧妃。擅姿艷。能詩文。乾德三年。王師平蜀。太祖聞花蕊夫人名。命別

將護送入京。花蕊由蜀入汴。道經荊。題驛壁詞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將軍催行。遂未竟。後有人續之者。詞意疏陋。識者譏之。見宋主時。使陳所作。因誦其詩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盡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太祖稱善。納之花蕊。居宮中。心常念昶。悵悵不敢言。因自畫昶以祀。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子。一日宋主見而問之。花蕊亦託前言諱其姓。遂假張仙。自是求子者多。祈之迄今不改。

宵娘 金蓮舞

南唐李後主宮嬪。宵娘善舞。作金蓮高六尺。皆品色瑞蓮。令宵娘舞蓮中。回旋有凌風態。

◎宋

高太后 女中堯舜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哲宗即位。尊神宗母高太后爲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任用賓相。政事修舉。號爲女中堯舜。

劉蘇哥 一死酬情

頭枝劉蘇哥。往歲與悅己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蘇甚鬱抑。以盛春美景。邀同韻者聯騎出城。登高冢相對慟哭。遂卒。晏元獻戲題絕句弔之云。蘇哥風威逼天眞。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一杯絮酒笑青春。

汝南王妾 小家碧玉

宋汝南王有愛妾。艷而慧。嘗作碧玉詞。其詞曰。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愁無傾城色。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君不羞赧。迴身向郎抱。此曲一名千金意。一時人咸傳之。

鄭文妻 寄夫詞

孫夫人秀州鄭文妻也。文爲太學上舍。久寓行寓。孫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
鈎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閉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
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詞爲同舍所見。傳揚酒樓。一時妓館無不歌之。
以爲韻事云。

舒氏 思夫幽恨

王吝叟字彥齡。元祐中樞密彥霖弟也。善爲詞曲。任俠有聲。愛唱望江南。娶舒
氏女。亦工篇章。嘗以使酒忤翁。翁本武列。翁怒。竟邀其女至家。竟以離絕。而夫
婦之好。初無乖張。女在父家。偶獨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脣詞曰。獨自臨池。悶
來却把欄干凭。舊愁新恨。耗却年時興。鶯散魚潛。烟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
鏡。少個年時影。

聶勝瓊 送別新詞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勝瓊長安妓也。擅文詞。姿容修姱。與李生之間。嘗與生別。作鷓鴣天詞以送之。詞曰。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一時長安誦之。後歸李生云。

鄭意娘 被劫不辱

鄭意娘者。楊思厚之妻也。撤入太尉自盱眙掠得之。載與俱去。意娘數欲自盡。不果。嘗作好事近詞以寄恨。詞曰。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清血。何處最堪腸斷。是黃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同歸雁。趁江南春色。後以不辱死。

歐陽修母 晝荻教子

修早孤。家又貧甚。其母以荻畫地教之讀。後修卒成大儒。

鄧氏 竹扉節婦

吳友成妻鄧氏。二十而夫死。守制不嫁。居一室。爲火所燬。鄧氏編竹爲小廬。畧蔽風雨。冬月寒。人勸其以泥塞之。女曰。不須。正欲月星照我之榻。同我光明。霜露侵我之簷。同我清潔耳。因號爲竹扉節婦。

琴操 改秦少遊詞

西湖有一倅。閑唱少遊滿庭芳詞。誤舉畫角聲斷斜陽。琴操在側云。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曰。爾可改韻否。琴操卽改作陽字韻曰。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引。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烟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繞紅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之。亦頗嘆賞。

春娘 烈婢

蘇東坡有婢名春娘。公謫黃州。臨行有蔣運使者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母家。蔣曰。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蔣爲詩曰。不惜霜毛兩雪蹄。等閒分付贈蛾眉。雖無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公答詩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聲在恨中。只爲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歛衽而前曰。妾聞景公斬廕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廕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口占一絕以辭謝曰。爲人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賤畜。此生苟活怨誰嗔。下階觸庭槐而死。公爲之錯愕失次。深痛惜焉。

李易安 可憐榆景

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之女。適趙挺之子。明誠爲妻。明誠字德甫。在太學時。

每朔望告謁。出質衣取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咀嚙展玩。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記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磨舒卷。指摘疵病。盡以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茶飯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靖康中遭虜亂奔徙。所畜漸散盡。未幾明誠病死。易安爲文以祭曰。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旣墮。憐杞婦之悲深。後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致人曰。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僮之庸才。傳者莫不笑之。易安文詞中尤長於詞。如聲聲慢等調。雖當時士大夫咸無以抗。有漱玉集三卷行於世。

周子文 夢中噩耗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宋陳夔善者。游錢塘。與營妓周子文狎。挾之徧歷湖山。後夔善去爲河朔掾。宿奉高驛。夢子文褰幃擲。蹙挽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歿。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其期則宿奉高驛時也。

朱淑貞 斷腸詞

朱淑貞錢塘人。幼警慧。喜讀書。早失父母。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可厭。淑貞抑抑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常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鷄頭肉。滑膩徧宜蟹眼湯。縱是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自傷非偶也。後又有元夕題生查子詞曰。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詠此詞。淑貞殆有微行矣。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

魏夫人 春恨寄詞

魏夫人曾子宣內子也。與朱淑貞爲詞友。爲春恨題江神子詞一首。以寄夫曰。別郎容易見郎難。幾般懶臨鸞。憔悴容儀。陡覺縷衣寬。門外紅梅將謝也。誰信道。不曾看。曉粧樓上望。長安怯。輕寒莫憑欄。生怕東風吹。又上眉端。爲報歸期。須及早。休悞妾。一春間。

韓玉父 千里尋夫

韓玉父宋南渡時女子也。本秦人。因亂徙居錢塘。幼時易安居士教以學詩。及笄嫁於上舍林子建爲妻。年餘子建得官歸閩。玉父傾囊助行。許秋冬間遣騎相迎。久之杳然。乃攜女奴自錢塘而之三山。比至則林已官盱江矣。因復回延平。經順昌。假道昭武。至漢口舖。怨憤交集。爲題於壁。並叙其事。詩曰。南行踰萬山。復入武陽路。黎明與鷄興。理髮漢口舖。盱江在何所。極目烟水暮。生平良自珍。羞爲浪子婦。知君非秋胡。強顏且西去。

蔣興祖女 題壁斷腸詞

靖康間金人犯闕。陽武令蔣興祖死之。其女爲賊鹵去。過雄州驛。女於壁上題減字木蘭花詞曰。朝雲橫度。鞦韆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月照孤村。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晝夜。漸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後女不辱而死。

梁紅玉 慧眼相夫

韓蘄王之夫人梁紅玉。本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齟齬。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家中。具以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後蘄王立殊功。爲宋中興名將。梁封兩國夫人云。

岳武穆母 刺背誠子

武穆擅文武之才。兼天人之學。其母教之綦嚴。日以忠孝之言誡之。一日命武穆裸衣露背。母以針刺武穆背上。成盡忠報國四字。後武穆卒。承母命。爲千古大忠臣云。

幼卿 佳句長留

宣和間有女子幼卿者。題陝府驛壁詞曰。極目楚天空。雲雨無蹤。謾留遺恨鎖眉峯。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詞調名賣花聲。詞意淒惋。讀者莫不下淚。

劉燕哥 餞別佳句

劉燕哥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別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調征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

劉鼎臣妻 綵花贈行

夔州劉鼎臣。儻省試於成都。瀕行。其妻製綵花一枝。以贈之。侑以鷓鴣天詞云。
金屋無人夜。剪綉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歸與蕭郎。兩鬢青聽囑。
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彥章妻 染淚修書

易被字彥章。潭州人。以優等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寄云。染淚修書寄。
彥章。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就。不還鄉。石作心腸。鐵作心腸。紅日三竿。懶。
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驛亭女子 一句詩成千淚垂

驛亭女子。不詳其姓氏。長於會稽。工書史。笄年嫁燕客爲妾。大婦兇暴不能容。
鞭撻詬厲。女於宵深題三詩於壁上。自縊死。詩曰。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殘燈。

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終。日。如。同。處。豹。遊。含。情。默。坐。感。悠。悠。蒼。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流。作。話。頭。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此。詩。一。傳。文。人。爭。和。之。

徐君寶妻 斷魂夜夜岳陽樓

宋末岳州徐君寶妻。被擄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數千里。虜欲犯之。而終以計巧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亦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未晚也。君奚怒焉。虜笑而許之。遂嚴粧焚香祝畢。取筆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赴池水死。其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聞

者咸嘆其節烈云。

王氏婦 清風嶺

至元十三年冬。元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婦。夫家臨海。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與夫。欲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以北行。至嶧縣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可以死矣。卽拇指出嚙血。題詩崖石上云。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二字實哀哉。寫畢。遂投崖死。後楊廉夫感其事。題詩云。介馬馱馱百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悟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

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月。夜。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一。子。

◎元

李真童 青樓節女

李真童者。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即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簡較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達秩滿赴都。且約明年相會。李遂爲達天山。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州縣。同知備禮取之。後達歿。復爲道士。節行愈勵。

孫蕙蘭 彩雲易散

元時新喻傅若金娶蕙蘭爲婦。蕙蘭時年二十三。高朗秀慧。精近體五七言。嫁五月而卒。傅思之不置。作詩弔之。並爲搜其遺稿。編集成帙。題曰綠窗遺稿。有

窗前柳一律云。窗裏人初起。窗前柳正嬌。捲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拂翠翹。流鶯空巧語。捲聽不須調。

余季女 才多命薄

元余季女。臨海儒家女也。有容德善。屬文。贅水宗道。月餘。宗道愧已不若。輒辭歸。閉門讀書。久之不至。余裁詩五章。招之一章曰。妾誰怨兮。薄命一氣。恐神兮。化生若甄。春山媚兮。秋水淨。秉貞潔兮。妾之性。聊復歌兮。違興。二章曰。夜夢兮。食梨命靈氣兮。與余占之曰。行道兮。遲遲。歛角枕兮。粲如風動。帆兮。心悲。三章曰。雲黯黯兮。雪飛刺夫。子兮。介如石。若復留兮。不復望平原兮。太息涕泗橫兮。沾臆。四章曰。送子去兮。春樹青。望子來兮。秋樹零。樹有枝兮。枝有英。我何爲兮。嶰嶰子在此兮。山城五章曰。織女兮。牛郎。豈爲化兮。參商欲徑渡兮。河無梁。霜露侵襲兮。病在牀。嗟嗟夫子兮。誰與縫裳。宗道卒不聽。忽夢余來。訣曰。妾委蛻

矣。子盍送我。既而訃至。宗道未幾。悲死。

管夫人 同衾同槨

松雪欲置妾。以小札遺管夫人曰。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根桃葉。蘇學士有朝雲暮雨。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亦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答云。你儂我儂。忒一成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松雪得詞。大笑而止。

程一寧 圓聚侯

程一寧元順帝寵妃也。未得幸時。嘗於春夜登翠鸞樓。倚欄弄玉龍之笛。吹一詞曰。蘭徑香銷。玉輦蹤。梨花不忍負。春風綠窗深鎖。無人見。自碾硃砂。守宮。帝忽於月下聞之。問宮人曰。此何人吟也。有知者對曰。程才人所吹。帝雖知之。

未召也。及後夜帝復游此。又聞歌一詞曰。牙牀金被繡芙蓉。金鴨香消寶帳熏。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鐘。又繼一詞曰。淡月輕寒透碧紗。窗屏睡夢聽啼鴉。春風不管愁深淺。日日開門掃落花。歌中音調淒咽。情極悲愴。帝因謂宮人曰。聞之使人泣然自悲。深宮中有人愁恨如此。誰得知乎。遂乘金根車至其所。寧見寶炬簇擁。遂趨出叩頭俯伏。帝親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乃携手至柏香堂。命寶光天祿厨。設開筵宴。進兔絲之膳。翠濤之酒。奏樂列舞。笑謂寧曰。今夕之夕。情圓意聚。然玉笛卿之三青也。可封爲圓聚侯。自是寵愛日隆。改樓爲奉御樓。堂爲天怡堂。

虞集母 口授子讀

虞集父汲娶楊氏。集三歲即知讀書。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陽文。集聞輒成誦。後成大孺。

郭氏 妙語解頤

歌妓郭氏。順時秀。恣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劉時中以金簫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郭氏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元鼎殺所乘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語曰。我比元鼎何如。對曰。參政宰相也。元鼎才人也。變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

◎明

黃氏 寄外詩

楊升庵先生高才博雅。其夫人張氏雅擅詞翰。閨房中迭相唱和。佳章層出。嘗有寄外詩二句曰。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傳誦人口。又有滿庭芳。巫山一段雲等詞。皆雅麗清逸。時人比之趙松雪管夫人。然管祇工畫竹。詩詞

鄙俚不及黃氏遠矣。

葉小鸞 十歲聯詩

小鸞名瓊章。吳江葉仲韶女也。仲韶風神雅令。工六朝駢體。同沈宜人宛君偕隱汾湖。與子女刻意詩詞。以自娛樂。小鸞生十歲。能韻語。秋夜仲韶命以句云。桂寒清露濕。小鸞隨對曰。楓冷亂紅彫。是時以爲夭折之徵。及十七歲。果未婚而歿。見五彩雲捧足而去。知前身爲緱嶺女仙。今當歸月府。適有冥中比邱尼智泐。傳天台教。起無葉堂。以收女士慧業而早亡者。小鸞從之。泐師審戒信口答應。如妍香製就夫人字。鏤雪吟成幼婦詞。凡十餘聯。皆晚唐名句也。泐師留之堂中。與姊昭齊薰習梵行。所存詩詞皆似不食人間煙火者。集名返生香行於世。

又 眉子硯

小鸞有硯名眉子。嘗愛之。硯形如半彎新月。背有跋曰。舅氏從上海獲硯村。三分致予兄弟。瓊章得眉字硯。並綴二絕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籠金鴨煙。明窗小几展吳牋。開奩一硯櫻桃雨。潤到青琴第幾絃。詩頗清新。爲返生香集中所未載者。

戴伯璘 雙鴛塚

林澄字太清。侯官人。年十七。與司理戴貴共學。館於戴之西軒。一日購得佳書。期貴分錄。澄浹旬猶未卒業。而貴五曰已繕寫成帖。且點畫媚人。澄心異之。徵其故。貴曰。余女弟伯璘。素嫻翰墨。爲我分其任。故速成耳。時生未議聘。而女亦未字人。因陰有所屬。第不敢白之父母。一日適貴他往。女刺繡簾中。窺生容顏韶秀。相視目成者久之。生歸西軒。情不自禁。乃題詩於團扇之上。詩曰。目似秋波。髻似雲繡。簾深處。見紅裙。東風嫋嫋吹香氣。夢裏猶聞百和薰。女有侍兒名

壽娘者。頗解事。值他故之西軒。見生所題扇。因携示女。女見詩。知生之屬意也。乃密賦古風一章。以壽娘寄生曰。妾本葑菲。姿青春。誰爲主。欲結箕帚緣。嚴親猶未許。憐君正年少。胸中富經史。相逢荷目成。愁緒千萬縷。咫尺隔重樓。脈脈不得語。願君盟勿渝。早諧鸞鳳侶。莫學楚襄王。夢中合雲雨。自後書札往還。無間晨夕。上元之夜。女至西軒。赴生期約。鷄鳴而別。且訂偕老之期。生因賦詩曰。四鄰歌吹。玉缸紅始信。藍橋有路通。無賴汝南鷄。唱曉驚回魂。夢各西東。女亦有詩答曰。風透紗窗。月影寒。髻雲撩亂。晚妝殘。胸前羅帶無顏色。盡是相思淚。染斑。由是踪跡益密。家人不之覺也。中秋之夕。生復會女於繡房。枕席綢繆。極其款曲。漏下四鼓。甫畢餘歡。而賣之家奴某。微知其事。因持斧突入。意有所挾。而生惶急奔出。適觸斧遽殞。女見生氣絕。乃取羅帕自經。雙手抱生屍而死。及兩家父母聞之。無不嗟嘆。啓其篋。得詩數十首。皆情至之作。不忍卒讀。盡焚之。

女之兄貴素與生交深。議爲合葬。因殯於東郊清貴里。題曰雙鴛塚。

張紅橋 生離死別

紅橋閩縣人。居於紅橋之西。因以自號。聰敏博學。雅麗能詩。豪右委禽皆不納。父母問其故。答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耳。於是操觚之士。咸托五七言爲媒。張第其優劣。終無所答。長樂王侁有詩名。亦拒之。最後侁之友。福清林鴻托鄰媪投以絕句云。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橋答以詩曰。梨花寂寂鬪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自愛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遂締婚焉。閨房中唱和酬酢。詩詞甚夥。後鴻適金陵。作大江東去一闋。留連惜別。又明年。鴻自金陵寄摸魚兒一闋。絕句四首。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所寄詩詞。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及鴻歸訪之。已一坏香土。長埋艷骨矣。

王修微 東林女名士

修微名微。華亭人也。初爲青樓。色藝雙絕。尤長於詩詞。如憶秦娥之多情。月偷雲出。照無情。別情意淒綿。風流蘊藉。不減清照淑真筆也。後爲黃冠。來往竹西。陳仲醇施子野。極賞其才調。而雅致清高。嘗謁憨山大師於匡廬。題詩石壁上。爲白雲捲去。時許給事譽卿。爲東林名人。負重望。修微依之以老。

鄭妥娘 詞妓

妥娘一名如美。字無美。金陵妓也。姿容修姱。體態娉婷。雅擅詩詞。一時士大夫爭趨之。嘗作浪淘沙詞曰。日午倦梳頭。風靜簾鉤。一窗花影擁香篝。試問別來多少恨。江水悠悠。新燕語春秋。淚濕羅綈。何時重話水邊樓。夢到天涯芳草暮。不見歸舟。人爭傳誦之。

翠微 江亭一夜緣

嘉靖初清河邱生泊舟江陵夜有一女子自稱兩淮鹽運使何公之妾翠微引生至一亭就枕迨殘月卸山曉風侵袂女悽然欲別作憶秦娥詞以遺生日楊枝。裊。恩情。無限。天將。曉。天將。曉。漏窮。難。喚。教。人。煩惱。郵亭。一夜。風流。少。忽忽。後會。應。難。保。應。難。保。最。傷。情。處。殘。雲。風。掃。遂。去。明日。視。之。乃。其。墓。也。

婁江妓 十年堅忍

嘉靖間婁江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爲之傾貲無何孫喪婦家益貧落親友因唆使訟妓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携簪珥不久復費盡妓日夜勤辟糲以奉饋粥如此十餘年孫亦老成悔過選期已及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察其誠於日坐辟績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尉遷按察司經歷宦橐稍潤妓遂歡然令孫乞歸休享小康以終其身

南都妓 智藏關節

太倉監生張某。嘉靖壬子。應試南都。與院妓情好甚。張約中式。當爲贖身。妓亦願從良。盟誓頗堅。妓復接一徽友。富豪擬於陶朱。先用重賞。買得字眼。懸於汗巾角上。飲酒沈醉歸寢。將汗巾置枕席中。天明忘取而去。妓檢點床褥。得之。發其封。重疊印記甚密。妓素識字。知爲關節也。謹藏於篋中。薄暮徽友復來。覓汗巾不得。願出厚賞。妓堅諱不露。佯令女奴輩遍索室中。竟無形影。悵快而去。妓遣僕呼張至。舉字眼授之。張如式書卷中。遂得登科。因取妓爲妾。後生一子。主家政。與張偕老焉。

王媛 新詩化夫

王媛字孟端。無錫人也。其夫往京師娶別婦。將以家焉。孟端寄以詩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夫得詩。心感。

泣而歸。

秦良玉忠貞節烈

良玉長身玉立。姿麗豔而孔武有才。嘗以戰功領諸軍。鎮於荆襄。張獻忠亂川。良玉獨守巫夔。大江左右。及荆襄七郡。卒保無恙。後南都事變。左寧南先死。良玉乃殉國云。

馬湘蘭千里情書

湘蘭名守貞。字月嬌。金陵妓也。風姿綽約。體態如僊。兼擅詩詞。而小簡之精。雖兩晉無以過。名士詩人。悉相酬答。一時有名。傾白下之概。與名士王伯穀。愛好無間。後伯穀之蜀。湘蘭寄書一通。情詞婉轉。意致纏綿。後人爭傳之。

又 寄所歡詞

湘蘭香閣名天香館。一日住館中。憶所歡陳湖山。因寄以蝶戀花詞曰。陣陣東

風。花。作。雨。人。在。高。樓。綠。水。斜。陽。暮。芳。草。垂。楊。新。燕。羽。湘。煙。剪。破。來。時。路。腸。斷。蕭。郎。紙。上。句。深。院。啼。鶯。撩。亂。春。情。緒。一。點。幽。懷。誰。共。語。紅。絨。繡。上。羅。裙。去。詞。旨。悽。怨。人。咸。以。爲。風。流。佳。話。云。

◎清

泖湖謝氏婦 一劍清風

泖湖謝氏。松江巨室也。清初被籍沒。坐誅。有婦色甚美。給配於象奴。婦給奴曰。待我祭亡夫。乃從爾。奴信之。婦携酒飯至武定橋。哭奠其夫。並賦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自携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劍清風滿帝都。遂以劍自刎。死於橋上。

陳圓圓 圓圓曲

圓圓吳三桂之寵妾也。色藝俱絕。崇禎末。闖逆犯闕。爲其所虜。三桂大怒。始乞

兵入關。吳梅村嘗作圓曲載其事甚詳。詞皆深詆三桂。中有冲冠一怒爲蛾眉之句。三桂見之大窘。乃以千金買其詩云。

柳如是 紅顏對白髮

柳如是名是嘉興人也。初爲女校書。旋歸錢牧齋。時牧齋年近桑榆。頹顏白髮。而柳方盛年豐鬢。艷若桃李。定情之夕。牧齋戲謂柳曰。吾愛卿雪膚青髻。柳答曰。我亦甚愛君髮如妾之膚。膚如妾之髮也。乃戲作詩曰。風前柳欲窺青眼。雪裏山應笑白頭。聞者稱爲韻事云。

虞氏 只戴一天

海寧虞氏董湄妻也。知書善吟咏。年十六歸董。兩月而湄卒。痛絕欲死。父母惜其年少。勸更他姓。女不應。作井上吟。以見志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冰霜戴一天。以木刻夫像。晨昏奉事。全節以終。

香妃 異域美人

雍正時征回匪得香妃。徧體生芳。吐語香沁。納入宮爲妃。有奇寵。

董小宛 才子情深

董小宛名婉。冒辟疆之寵妾也。婉麗柔靡。兼善書翰。辟疆愛之如掌璧。後不得其終。辟疆哀之。悼亡詩詞成帙。惟不載何如死。或有疑爲清帝攘之入宮。卽爲董妃。然書籍莫載。無可資攷矣。

梅姑 美人命簿

彭宮保少時與梅姑暱。梅貌麗而勝於情。後梅姑早死。宮保傷之。其後遂悉力畫梅。嘗云我畫千萬梅花。差可平心中憾耳。其一往情深之旨。人皆稱爲難能云。

秋瑾 女中豪傑

秋瑾英姿颯爽。才氣縱橫。時當清季世。隱然有救時之志。乃與有志之士相酌。奔走劈劃。以革清庭。嘗集志士數千人。編集成數軍。欲乘時大舉。會徐錫麟刺恩事發。供詞有涉及瑾者。於是始捕瑾。遂爲所害。死後其女友數人。囊其骸骨。埋於西冷。立墓碣。事爲清廷偵悉。復被毀。繼而民國建立。始得重雍正道。立碑碣以誌其事。而秋瑾之名。聞於四海。垂萬世矣。

◎民國

吳芝瑛 女鍾王

芝瑛廉權南湖之妻也。雅擅文詞。尤工書法。宗鍾王。爲時輩所欽慕。閨房中韻事層出。所鑄圖章。有南湖之妻四字。可以想見其丰韻矣。

呂碧城 柔腸俠骨

碧城性賦高抗。有俠士風。與桐城吳芝瑛。秋瑾等。爲莫逆交。同謀革清命。及秋

瑾事敗死。廷禁森嚴。無敢收瑾屍。碧城獨竊其遺骸。歸葬。其義氣凜然。人皆嘆服。

小鳳仙 深情殉主

松坡愛妾小鳳仙。眉黛修姱。姿容清麗。尤工詞令。松坡寵之甚。後松坡歿。鳳仙哀慟悲號。遂以殉焉。時人以爲英雄美人。千古佳話云。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出版



歷代佳人風雅軼事

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沈雅佩女士
校訂者	王微波女士
發行者	東南書局
印刷者	東南書局
總發行所	東南書局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